

圖書編



而不盡其下學之功亦無一日不得天上達之功也
謂下學者何得其致力處言也所謂上達者何自其
力處言也未有能自致力而終不得力者又豈有得力
而不自于致力者雖王天之前進或用力多而得力
尚少惟工夫進退不已則日見其致力即已得力而
終敢自解其力焉嘗曰日用艱之時其飲食猶之下學
也飲食之變化以滋養血氣猶之上達也飲食之變化
滋養雖非人之所能與亦非人之所能強者而節宣飲
食之多寡總可以一日而忽之哉孔子十五志學即志
此下學上達之學也從心所欲不踰矩雖其上達非常

情所能窺測而其下學之功則未嘗一日少懈故其言
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斯言
也孔子豈敢哉或者又以孔子聖由天縱生而知安
而行自上達乎神化性命之奧而學知何足以盡孔子
之神明也是皆常人觀聖人也若孔子則曰聖則吾不
能我學不厭教不倦也豈特不以聖自居且曰吾子之
道丘未能焉惟言有餘不敢盡行不足不敢不勉而其
下學也有如此故其上達彪彪而言行相顧者雖此乎
在也然則聖人果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乎蓋天理無理
外之事亦無事外之理也猶夫農之于五穀焉耕耘收

獲皆人事也苗秀花實皆天理也吾惟盡五事耕耘收
之事而自具夫苗秀花實之理即此下學即此上達
時無處而不下學亦無時無處而不上達如此而分人
事天理無不可者若人事天理分爲兩截或以人事已
畢然後上達皆不可也要非聖人有意以合之也道一
而已矣精粗一致上下一原道之自然而然者也聖人
一循其自然而不取法之以一毫智識意見見此所以下
學自然上達吾惟前五之飲食而血氣自充吾惟勤吾
之耕播而苗生自盛由少至老不敢一息懈此所以不
怨不尤而聖聖也況堯舜以上善無窮則是上達者

無窮而下學者又豈有窮盡哉雖然下學上達道本合
一而知我其天則天人合一者不即此可以窺之哉今
夫天行健自開闢以來未嘗一日息也惟其行健而不
息所以資始資生絪縕化醇之無窮者自在其中也然
則孔子之下學一天之行健而不息乎孔子之上達一
天之絪縕化醇而生物之不測乎信乎知我其天而莫
我知也但孔子于莫知無言之嘆每援天以曉子貢想
亦因其庶幾性與天道而以是語之乎觀天階之喻則
其智足以知聖人也端有自矣

名分莫大乎君臣罪惡莫大於弑逆思以有道易無道而天下有大逆不道者不思倡大義以討而誅之仁人之心能一日安乎哉惟仁人之心不忍天下無道之甚至于無君故討賊以明天下大分其于賊之能討與否卒匪于時勢之不齊焉非所論也况弑逆之賊人人得而誅之不論其鄰與不鄰臣位不在位苟有能興義旅以討之者雖出自匹夫賤役而舉大義已伸于天下矣又豈必真能執其賊而誅之哉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凡普天率土有能正其名定其罪聲言以倡義舉則天理在人心激之即動信之必和雖奸邪跋扈中藏不軌者

一聞斯言亦將褫其魄而落其膽矣所以忠臣義士其動舉若不過一節之微而其義有關於宗廟社稷綱常之重者每每使天常人紀既墜復振雖百世之下聞之且凜凜有生氣焉正以名義足以肅人心也觀唐肅宗播遷在草萊中憚將背闕而坐及李勉一彈劾之乃嘆曰吾有李勉一言足以尊朝廷而倡言討賊逆者其義關綱常當何如哉陳恒弑君天下之大變也孔子沐浴請討扶植綱常之大義也大凡仁人處無道之世其心已有大不忍者弑君之賊又法所必討也孔子時在魯也雖欲不請討于魯其中端有不容已者矣左氏記孔

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之之半可克也謂此非孔子語由其以力不以義是也則氏曰仲尼此語先發後聞可也薛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偏黨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伐魯魯君從孔子伐之既克田氏則魯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子由曰齊桓雖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樂毅九合之功可得而感全哀公之懦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獨誰與保其功程子曰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卒與國以討之即數子之言程子述之矣要皆以智謀測

度聖人之作爲也何也哀公之懦三桓之強不是與有立也孔子知之素矣知其不可與有立而不之請聖人不忍也好謀有成以載則克孔子餘事耳而事求成一一如蘇胡諸家之計畫聖人有不爲也不知孔子聖之時也天下無道思以易之此其仁天下之心未嘗一日忘而女樂一受雖魯國幾治弗顧也時乎天下有大逆不道如陳恒者沐浴請討乃其大義之不容已者矣若或義師一動由此可以勝齊可以強魯可以與周其神效固非後人所能窺測而計功之心諒聖人所必無也已足故孔子請討陳恒只此一舉倡之魯庭當時君臣

之方義也明哉之聲論萬世君臣之大分已肅不惑
議其神聖為何如成功為何如而天理在人心者已
而醇矣其若天地生萬物而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化王
之妙孰得而思議之哉雖然天地之造化固非人所能
為而創之在物者又未嘗因雷實有所加聖人之化
工固非衆人所能窺而大義之在人者亦未嘗因聖人
有所益然雷震之震當聖人之舉動其神功自有在也
故曰孔子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爲東周

孔子夢寐周公至欲行周公之道也周公之道何道哉

圖書編

卷十四

五十二

文武之道也二帝三王得以其道君天下周公不過相
天下耳然大君天地之宗于大臣宗子之家相君相權
天下之權歸天下之政行其道以澤民利物致太平也
一而已矣西周之盛周公親致之身親見之二帝三王
之行于昔者行于西周之盛時思善一心想無遺憾矣
自今觀之歷二代 典章頒一王之制度體國經野設
官分職文藻武制 乎漢字關聯聯趾之意淡洽
民心薄海內不率從而醒醒 太和之氣益
孔子西周字而問也此即堯舜禹
湯文武之道而周公行之三王時成
世之世治隆化合

刑而不治自幽厲以前天下同文同軌而周公之聖
流被無窮起于王東遠周道凌夷禮樂征伐之權已
天子出至于下堂見南侯矣雖賴周公僅存之德而周國
尚知宗周未敢改號月姓宗周則請降射王中肩者莫
敢誰何天子亦從從禮樂于上耳同視西周盛時爲能
已手泰離之憂下泉之慨歎哉故詩曰誰將西歸轅之
好音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以意逆志其哀東周衰
弱亦至矣此孔子所以志欲行周公之道而身錄不忘
欲視其衰以還其盛也願其終身煥席不暇皇皇焉若
求仁于子道路豈得已哉此其心直欲以老安少懷之

圖書編

卷十四

五十三

志見諸行事之實其月而可三年有成庶幾海宇黎庶
復親西周衣冠文物之盛焉則周公之道于是乎行孔
子之心于是乎少慰也奈何天下莫宗而卒老于行及
公山弗擾以費叛召之欲往其往與不往不可測但欲
赴叛人之召其大不得已之心蓋可想矣夫子路不悅乃
曰吾其爲東周乎夫東周之規模氣象爲何如者乃肩
爲乎此耶今即其體氣以會其意正言其不爲東周耳
不爲東周則必爲西周之盛可知也且子一出而用于
世即可使天下復如西周則周公之道既以復行斯世
斯民得悉被乎唐虞三代之澤又如之何必欲潔身山

孔子思一出以爲之兆乎且召則能加之以禮即其
心亦其知聖人而能授之以政矣所以孔子知天下無
不可化之人亦無不可爲之時而語官實語也視他日
往在齊魯之召不其爲樹木之繁亦此意也淺揭
安以以爲孔子之心哉至如東周君弱臣強以下凌上
公山不費正坐此弊即其不爲東周其不往公山亦自
可見而其心亦然乎嗟夫讀孔子之書當觀孔子之心
也但然則道無道孔子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然
當時如魯南楚往來人之流且不足以語此後儒又謂
孔子欲西氣同是孔子之心其終于不白矣乎孔子之
心不白于魯則不白于後世志孔子之道者惡密已
然哉或曰孔子在魯時之人彼豈不知而敢于來召
者必有迫有焉蓋魯乃季氏私邑三家分據魯國故陪
臣欲張公室誅季氏將以強魯也所以謂之召我豈徒
哉此亦一說也

統中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中也天之所以爲天即民之所
以爲民也聖人代天子民舍中奚以哉是故執中之傳
不徒往來絕遠而其繼之書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而
萬世太平一脉于此乎繫也夫天高而在上民生其間

其不足爲重輕况自天子視之其分又若此乎早自
矣孟子謂民爲貴君爲輕豈輕君而貴民哉得乎
爲天子正以民心即天心也得民得天得其要不過曰
中而已矣論語末篇歷敘二帝三王本之典謨章句觀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夫天子膺上天曆數以統攝四海之民執中亦
足以合天矣然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苟四海困窮民皆
不獲遂生復性謂之允執中也可乎哉此所以天祿永
終謂不能安養上天所生之民即不克負荷上天之曆
數而中之有闕于天民也如此竟以此命發舜以此命

開書編

卷十四

五十五

禹三聖相授受微戒叮嚀若是其諄切者中之外無餘
蘊也所以湯執中而惟上帝之祗也曰萬方有罪罪在
朕躬武建中而畏上帝之臨也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惟恐乎以罪過反諸己也夫匹婦時切勝子之念惟恐
辜上天曆數而此心有不密自己者在也故仲虺之誥
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泰誓曰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稟有見乎天人一體而湯武蓋承
堯舜禹執中之傳者此也順天應人易豈虛語哉不然
揖遜放伐傳賢傳子若是乎不齊而允執厥中胡爲乎
後先一揆也後之君天下者莫不希名禪讓比迹征誅

求如三帝三王以天地生物之心為心而用中于民
誰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人君不能齊美帝王非其
指遜放佚不相似也不能體天心立民命則大本不立
惡足以望唐虞三代之盛哉或曰上帝作之君師而學
必執中予以家四海子萬民何與哉蓋人之生也受中
天地自天子至庶人一也故曰仁者天地之心苟不能
視萬物為一體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未免隔藩籬
分汝我視至親猶路人且不可以語人也况生民以來
未有之孔子耶觀其皇皇然必欲以有道易無道以求
遂老幼少懷之心是心也即堯舜禹惟恐四海困窮之

心也即湯武萬方百姓罪在一入之心也即大學欲明
明德于天下中庸盡性又贊天地之化育也又論語以此
終篇意亦微矣孟子敘聞知見以堯舜為文孔子並列
韓退之敘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相傳皆此意也
奈何此學不明遂指中為寂體止觀收視返聽默照圓
通以為秘密自私自利四大之外漠然不相關舉天下
溺虛寂之見何怪乎聖學之不倡耶雖然道本一而二
之非道也學本一而二之非學也明德親民中和位育
一以貫之者也古之學出手一貫賤一也治教二也窮
達一也人我一也內外體用費隱誠感一也此人心所

以正世道所以隆也後之學出于二貴與賤殊治與
殊窮與達殊人與我殊內外體用費隱誠感一切改而
二之此人心所以邪正道所以汚也何也人受天地之
中以有生無二中也二之自絕于天自戕其命也志執
中之學者惟齊神堯曰篇久久當自得之

學大學敘

嘗謂易見孔子以大贊乾知大始故也然乾之所以知
大始者非即在人入之明德乎易知則有親非即明德之
必親民乎由此有親有功可久可大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矣非即知止而自足定靜安慮得乎此學之所以為

大也然欲明明復於天下而推其功之所先必先乎致
知格物何哉乾陽初也坤陰物也直信得乾坤無形體
而亦謂之物則格物之義明矣是故易九卦有日復德
之本也復以自知復小而善於物會而通之物有本末
物格而後知至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又何待辯哉
噫物即至善之止復見天地之心而壹是皆以修身為
本但止即止其所後修即修其所止此之謂先天之學
此之謂大學之道

大

大學章句

朱子定
聖經一章傳十章

學

大學古本

王陽明先生
復遺書一篇

圖書編

卷十四

五十八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前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而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入

大學章句序曰大學之書古之十子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於氣質之不同不能齊是以未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始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於後王官國都

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平民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若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者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良生日月義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悅焉以盡其力此古昔

圖書編

卷十四

五十九

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民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出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於此篇於小學而無異

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當其也據說
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
誣民充塞仁義者人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
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
晦盲吝嗇反覆沉固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
循環無往不復宋高宗隆慶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南
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
之既又爲之次其篇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
之法聖賢傳之旨粲然復明於世雖以毒之不敏亦
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

圖書編

大學

陋宋而歸之間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
極知僭竊無所逃罪然于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寧有修
已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
領指極後六章總釋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
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
以其迂忽之也

大學古本序曰大學之要言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
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
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養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

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皆
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覺
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
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
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格則知致而
有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
而反觀其體者本折而聖人之意以矣是故不務於誠
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
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者謂之妄支與虛
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經綸之以傳而

圖書編

大學

益離吾懼學之日遠于至善也夫分章而復舊本傍爲
之什一以引其表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
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而致知焉盡矣

大學問曰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故問大人之
學何以在于明明德乎焉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
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
形骸而分屬我者小人也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
體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
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
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

而為一體也。猶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穀類而
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鳥獸
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
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
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
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
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不容不昧者是也。故謂之明德。
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
若此者，是其未動于欲而未蔽于私之時也。及其動於
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相激，則將戕物地，類無所

卷之四

六十一

不為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以矣。是故苟
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
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
矣。故夫為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而自明其
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矣。非能於本體
之外，面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
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建其天地萬
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親民，即所以明
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天下之父，而後吾之仁
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為一體也。實與

之為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
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
與天下人之兄，而為一體。天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弟之
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及主為山川鬼神
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吾一體之仁，欲後
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可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夫
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
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為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
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明不昧者，
皆其至善之發見是而為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

卷之四

朱子明

六十二

隨地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
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議擬增
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
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于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
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
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別，支離決裂，
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于天下。蓋昔
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雖不知止于至善，而聘
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闊空寂，而無有于家國天
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有欲親其民者矣，然雖不知

止於至善而漸其私心

無有仁愛惻隱之端

於至善之端也故止於至善

之於方則也以度之

圓而不止於此

制矣至而不止

止于至善

大學原曰是一

無所往補

人之學其動

似即即

自能此身自

承題相似

又由明如何

費微天下

得停而後

如是焉

也又

也又

也又

此如小

一段格

與格書

之知所

一國以

相

天地之

其大生

開書

以六

而九

非仁

仁子

在

也定

近更

所以

修身

也

也

至是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此
而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又謂之以知本斯爲知之至矣
知本知止知所先後也學是有一字乎夫知即明德致
知即明明德也既曰知止一曰知本句也至善者至人
固有之天則雖萬物之成皆一而不二如是物至
善也但有本末存焉其知本之中在明明德而知止矣
即修身爲本一語說之
矣身爲本家
爲一物明
爲物本家國天下爲物本則所謂知
本爲即之至善也即身爲家國天下之本乃所謂知之

圖書編

卷十四

六十六

至也又明天況亦是天下極本身也意知之物即有是
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事而人未終始先後又何待言
哉第則身之爲物也有之爲心意知達之爲家國天下
浩浩乎天地同流民物胞與本無窮盡本無間隔孔孟
所謂仁者人也形色天性也皆天物也其本本厚薄雖
各有等殺而一皆天生蒸民之同則也何如其至善哉
夫夫同是物而必欲格之何也非於初有所加也是以
陽明先生謂良知祇用安排得此物由來自渾成苟欲
致吾至善之知全吾明德之體惟工夫即本體本體即
工夫不敢以一己智識亂其知本之明而一順乎帝則

是也既知身即公好公惡之本由是隨所隨成一能
自禁以慎其獨焉斯正矣所以曾子傳大學深致嚴主
斯也誠意之君子惟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而後謂身
爲則自心身以達之家國天下必悅惡惟好樂憂
肅於有斯親涉履惡畏敬哀務敬情不溺於一偏有諸
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而仁讓此於國民
之術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而善天下要皆此物
格而止至善也故曰惟仁人能爲人天爵言此
而獨獨即知也後言此而獨獨也言此至善之物
而異其名曰曰誠意言此如堯湯文武周公之學夫豈

圖書編

卷十四

六十六

有一道哉然親民以明其明德而均之於知止格物以
致其知而約之於知本信乎學無二道矣所以修身爲
本而自明自修若不遇一人之身耳歸之爲大學之道
者正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原非形骸之所能隔則
此身豈小物哉故明德非一於內也即天下國家統會
於吾身之心意知而自不容間者也親民非一於外也
即吾身之心意知而徹乎天下國家而自不容間也
知有一毫之不至意有一毫之不誠心有一毫之不正固不
可以言身之修而天下國家漠然與我不相關且視天
親猶遠人也也可以言修身者是故知吾身之非小則知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矣。意之所在爲物如意在事親則事親爲一物意在此
君則忠君爲一物得無偏且偏于內乎夫是物也原不
可以有無內外精粗截然二之也但二先生雖各有定
說然知性格物之謂非朱子之言乎良知格物之謂得
此物由來自理成非王又成之言乎台二先生之言觀
其金語則格物之言了然矣

問誠名理正至善極矣下文乃舉事物言之果恐人之
涉虛見乎曰人莫不云這物事不過舉有形象者謂之
物舉逐目幹辦者謂之事而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總謂
之物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總謂之事誰則知之物事自

圖書編 卷十四 七十三

有本末終始先後要在重本始急先務誰則知之若終
生只此一事一物而物格止至善尤難知也所以謂之
大學本在修身先在格物

問修身爲本之本果不對本言乎曰天之生物使之
一
本安得有二本也惟不信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
故有二物即有三本矣試觀一篇之內物有本末致知
在格物格物而後知至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末亂而
末治者否矣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無二物也無二
本也無二知也一之謂不是

問文成未章大學古本原只一篇不必分章不必補傳

是矣旁註雖云歸重致知序則云大學之道誠意
矣似亦以前爲經因提所謂誠其意者起頭故重誠
則又以下爲經其果然歟曰既信原是一篇而所謂又
似起頭則二篇矣爲不思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
謂二字得非承上文物有本末物格而後知至至之乎

真得格物格知本爲知之至矣則所謂誠其意者緊頂
知本知至言也然則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非即文欲
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乎何也毋自欺者毋自欺其所獨
知也致知即誠意實用功處不過顯出意之好惡使人
于此實致其知而已矣故慎獨二字包誠意致知言也

圖書編 卷十四 七十三

獨即此一物也安得以上文爲經此爲傳分作兩截耶
問誠中形外在小人亦可謂之誠乎曰聖人指點誠偏
之分莫有切于此者如閑居爲不善見君子則捨不善
而著其善此是偽處人之說也如見其師所然在小人
却知得自家不善故這點真心都發露在外謂非誠之
不可掩乎惟其誠中形外幾不可掩所以君子必慎其
獨而曾子平日謂其謬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也

問近時提揭大學或致知以誠意或修身而子必欲依
本文先在格物何也曰致知誠意欲先之也依經文耳提修
身者得其本矣王其致知不格乎物此本從何而

出提誠意與致知則知所先矣而不知所在則物有不格此知何由而至故物格則知所先後知本知至而知止矣謂予有意先之則惡乎敢

聞誠意而千歷引詩書孔子之言皆所以廣誠意也誠意而大學之要非歟曰格致誠正以修其身原只一事聖人于其中逐一細細訓誘使人性精惟一不可紊不可雜耳蓋上文此謂知本知至已也修正誠致在其內雖天下國家不過舉此以措之耳故雖引詩書不獨身心意知明明親民止至善渾作一團如感德至善民不能忘雖沒世不能忘而齊治均平莫不念言在內故

圖書編 卷十四 七十五

繼以知本致之旨專為誠意發也

問康誥太甲堯舜皆自明其明德也盤銘康誥周詩得非釋親民手何為謂親當作新者非也曰古文原是親字文成謂其不必改耳況日新承上文自明不已則日日新作新民以至新天命無所不用其極若不觀其會通惟拘執字義則日新新命可以謂之釋新民手問止至善乃在仁敬孝慈信得非專言至善之散殊耶曰釋淵微止見諸君臣父子與國人交統體散殊已兼之矣是故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之此正是聖人明視之實學也豈教專空寂外人倫

主善者可同語哉

問修身緊承上文知本是矣此復舉身心並言之曰形色天性也有是身即有是念慍恐懼好樂喜怒哀感只一著于有所便是心不正不正便是心不在一身之間凡視聽飲食亦不自知矣可見心中好惡之意或有碍得是處謂之不誠亦不可惟稍有沾滯便非此心當寂當感之正體也此所以必先正心

身不專于形骸之末心不專于方寸之間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總屬之心而見諸身者一落于有所則心即不得其正可見渾身都是心也如上天生物之心盎然太虛之內日月星辰風雨露雷何一非天故萬象森然無

圖書編 卷十四 七十六

一能為太虛障翳者可見身不可有所固不專指方寸亦不專指形體而形神渾融為最難

問修身齊家專自好惡言好惡果足以盡修齊之道乎曰人心所發不越好惡兩端公好惡則通之家國天下而各當作好作惡則行之一身一家而不通如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敬情乃人人所必有者有所且不得其正况之其所而障焉可乎蓋人心公溥則明通偏邪則暗塞此所以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也况溺愛不明合得無厭此尤人之所同患者只此兩語凡有身家者可以諺而忽之哉

人以一身應接乎家國天下雖有尊卑老幼親疎遠近
之殊而此心之明德則無弗同者事親謂之孝事君謂
之忠事兄謂之弟事長謂之敬恤婦謂之慈使衆謂之
仁雖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要在先慎乎
德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一出于天性固有之良觀諸慈
幼一端未有學養子而後慈者可知也彼母之于子
體而分真誠惻怛皆其本性凡指掌親育呼吸相關撫
恤百端自中肯綮蓋由情真則援自通心誠固法自平
也欲明明德于天下國家一體流貫心誠求之有不與
民同好惡也哉故曰如保赤子民之父母孰非其親親
不吝自己者哉所以陳仁興謙與孝與弟與慈必至之
慕慈母自有不容已者在矣噫直信此者始可與語明
明德親民之學

問大學言止至善矣復言格物言知至矣復言知本言
慎獨矣復言絮矩何歟曰大學之道一也明親必止于
至善者盡性也格物即至善之天則本即此物至善之
本諸身獨即此物至善之原于一矩即此物至善而達
不悖也問學貴自悟乃歷引詩書以證之何歟曰學必
師古此誠命言學所自始也故歷引詩書月堯舜湯文
以及衛武乃後學之模範也所以古之欲明明德于天

下國家者必本于修身而先于正心誠意致知惟在格
物都是如此豈後世單提直指不立文字者可倚哉
問中庸言教必原之天命大學言學只歸之至善何歟
曰至善即是天命之性而止至善即是明明德之極處
所以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推其原先只在致知格物
正以物原統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無不包無不貫也故
下文證諸康誥太甲堯典湯銘曰明不已則日新以至
于新民新命無所不用其極這都是至善所當止如君
臣父子與人交必止乎仁義孝慈信而何所不用其極
哉後言峻命不易惟命不予堯無非教人盡性以至于

命也豈特親親天之明命爲大學之重功耶

明親止

學與道非二也道以言其體學以言其功惟本體明徹
則功夫庶乎不差而學固所以學此道也故大學必首
揭學與道而串貫之不徒曰明德必曰明明德不徒曰
民必曰親民不徒曰至善必曰止至善蓋本體工夫一齊
呈露道之外無學矣否則學其所學非所以爲大學道
其所道非大學之道哉然德本明也必欲明之何也是
德也即人之性也即德性良知之通明是也在天爲明
命在人爲明德豈惟因其本心者而明之所以爲學也

方其未明或有氣拘欲蔽固必加夫磨礪之功及
明恐復有拘蔽亦不忘夫緝惡之力未失者常保其
而不息既失者必復其明而後已此所以功夫即本體
也然民而必欲親之何也是明德也本與天地萬物渾
然同體本與天下國家之人一體而分者也即孩提知
愛知敬之良原與斯人無所間隔是也吾儒即其本體
者而親之而親民正所以明吾之明德耳雖曰吾子天
下國家之人未嘗無厚薄之等然天子一家中國一人
非強合之也即如一身未嘗無手足腹心爪髮之殊而
無故拔一髮傷一爪焉其心有不忍其所以愛親者不
敢惡于人敬親者不忍慢于人而無故斷一何致一
非孝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明明德者其能忍下
體之親乎然明明德親民而又止至善者何也至善者
即明明德之本體也即孩提之愛親敬長原目不學而
能不慮而知者是也止之者明明德親民一循乎終意
成性之天則不容有一毫作爲增損乎其間則善之安
致止欽敬止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固不以孩提而有
所缺不患而得不勉而中亦不以聖人而所加詩云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上帝所以懷文王之明德者不在
是哉奈何世之人詭以爲人而不思不勉則畏之而不

然爲語以爲德之不學不慮之怨之以爲不足爲此
故哉不知大學之道云爾六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以
其學則學之大也以言其道則道之大也以行爲捨大學
而趨小道畏聖人而忽赤子哉然明親止而足以格天
學矣又有八條曰云者何也天下之道傳之雖千萬語
而不足約之則一言而有修終終身之益以知止
何其約也折之而謂格致誠意修身齊明爲治平
爲親民自斯謂誠意以主身格致爲身齊明爲治平
其體也克身心誠知非明之學下而所以爲子
治均平之學齊天下非所以爲身也明所以

爲致誠王修之行則是不才也二事自
明明德于天下而推至格物所謂合天下國齊身心
知爲一物也不信然哉一物有本末之全豈是皆以格
身爲本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至則知止是故
明明德親民總歸之至善而約之以知止天下國家身
心意知格致之格物而約之以知本言謂聖人有二學
而學有二道哉本體功夫原不相離而學與道又豈有
一乎哉

知止
宇宙間凡入與物莫不有歸宿之地而後能遂其性也